

第56

3

|           |   |   |
|-----------|---|---|
| 館新設會官教本日大 |   |   |
| 五         | 四 | 二 |
| ○         | 四 | 三 |
| 册         | 號 | 架 |

# 史記評林

二十五

第千六百八號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陳杞世家第六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發行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

之，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已崩

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索隱曰：按商均所

是也。夏后之時，或失或續。索隱曰：按夏代猶至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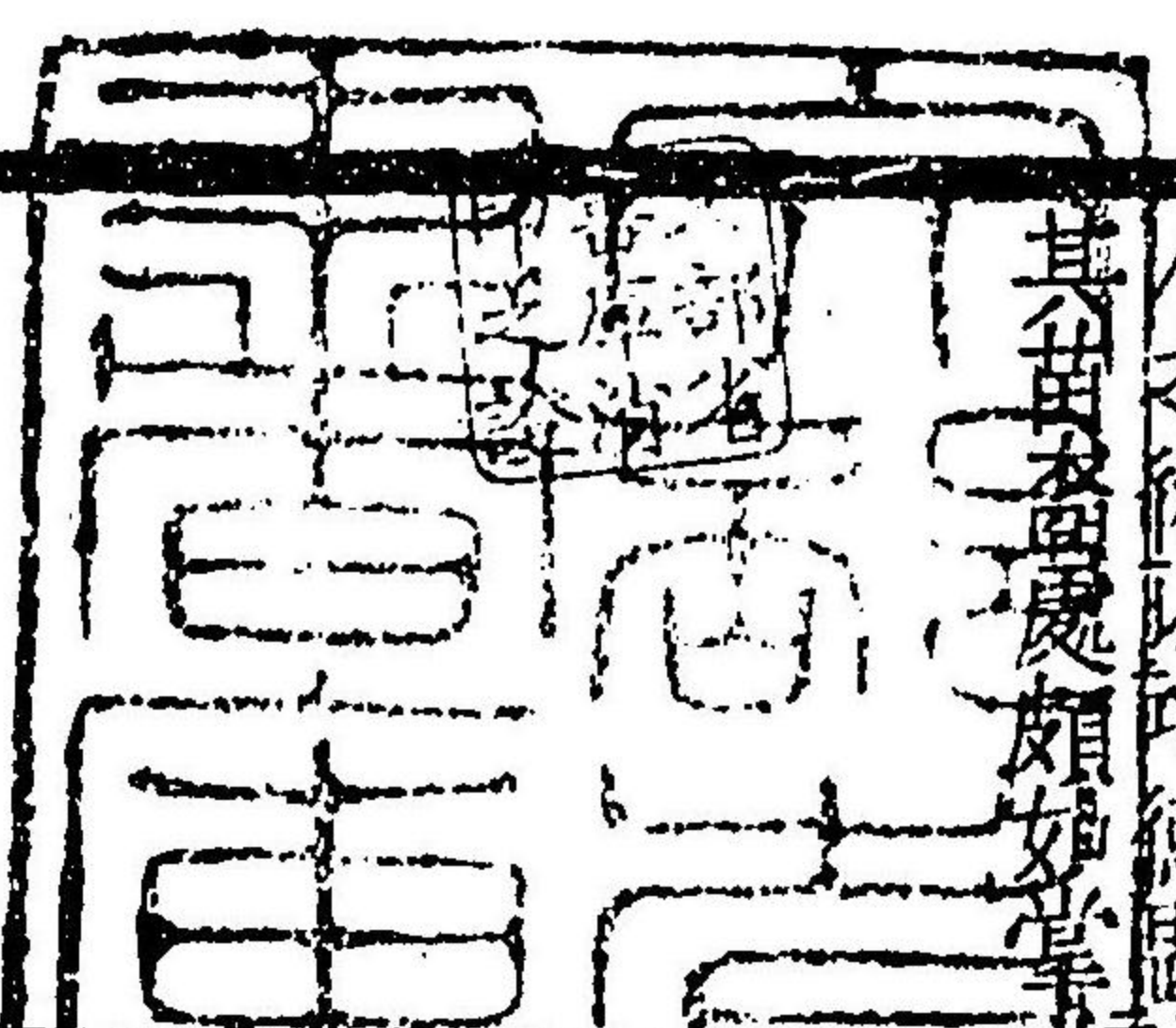
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索隱曰：按左傳，虞遏

陶正，官名，是生滿者也。得媯滿，封之於陳。索隱曰：

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臯羊立。相

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



茅坤曰：陳杞小國，所次世家不足觀，覽而補次虞廷上人之後，以功德顯其苗裔，處類如掌。

茅坤曰：胡公四傳而為慎公，遂及周之厲王，其誤可知矣。



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靈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正義曰：燮先牒反。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正義曰：佗徒何反。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索隱曰：陳亂故再赴其日。正義曰：甲戌巳丑凡十六日。桓公弟

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

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索隱曰：譙周云：世家與春秋傳違者，按

左傳桓公五年文公子他殺桓公太子免而代立。經六年蔡人殺陳他立桓公。子躍為厲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他立未踰年。故無諡。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他與五父俱為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他為厲公。遂以躍為利公。尋厲利聲相近。遂誤以他為厲公。五父為別人。是太史公錯耳。而班固又以厲公為桓公弟。又誤也。是為厲

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

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

爻在六四。變而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其代陳有







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  
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  
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  
年。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  
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  
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  
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正義曰。諡法云。亂而不損曰靈。楚莊王即位。  
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  
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正義曰。烈女傳云。陳  
徵舒之母。御叔之妻也。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  
爭之。莫不迷惑失意。杜預云。夏姬鄭穆公女。陳大

按說苑云陳靈  
公行僻而言失

泄治曰夫樹曲  
木者惡得直景  
人君不直其行  
不敬其言者未  
有能保帝王之  
號者也今君不  
是之慎而縱恣  
焉不亡必弑靈  
公以為妖言而  
殺之後果弑于  
徵舒

按先直叙夏姬  
徵舒事而後以  
故陳大夫御叔  
之妻二句實之  
此倒叙法  
按說苑云楚莊  
王欲伐陳使入  
視之使者曰陳  
不可伐也其城

夫御叔之妻左傳云殺御叔殺  
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也  
左傳曰衷其衣服穀梁傳  
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  
泄治諫曰君臣淫亂民  
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治公弗禁遂  
殺泄治春秋曰陳殺  
其大夫泄治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  
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  
靈公即  
位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  
蓋以夏姬淫故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也  
徵舒  
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左傳曰  
公出自  
廐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  
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  
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  
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



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矣積多則賦稅重賦稅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師伐陳遂取陳

余有丁曰按此楚莊王所以得列于伯  
按孔子讀史記數句是敘事中入贊語

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索隱曰謂申叔時語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建其義非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也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

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邾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索隱曰昭八年經云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左傳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今此云兩姬又分偃師為二人亦恐此非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

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五年時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司徒招又一名哲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為陳公招



黃震曰按陳舜後也國微甚然敬仲奔齊子孫卒代齊有國強于天下累符周太史之占而晉太史亦謂其感德之後必百世祀豈不異哉近世朱子則謂太史之占陳氏子孫設為之辭以欺世蓋符命之類也

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

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

出顓頊之族故為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自莫能兩盛自

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瞍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

鄭眾曰幕舜之先也駟案國語賈義為長○索隱曰賈逵以幕為虞思非也傳言自幕而至瞽瞍知

幕在瞽瞍之前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非虞思明矣

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索隱曰重音持用反杜預以謂舜有明德乃至于遂有

國義亦然也且文云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是言舜有明德為天子也乃云殷封遂代

守之亦舜德也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世世守

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

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

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弑靈王代

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

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

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索隱曰惠公探取哀公成楚滅

陳之後為元年故今空籍五歲矣一云籍借也為借失國之後年為五年七年陳火

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索隱曰在汝南平輿胡亦在汝南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

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

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

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

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

增訂史記評林 卷三十一 陳杞世家 六 參來官裁

楊慎曰惡其人而併滅其年籍也邵寶曰空籍者有年月而無事紀惡其人遂滅其世史法如此哉

按說苑云陳大夫逢滑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又其民豈曰斃其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



訓荆也。禍之適  
與何日之有陳  
族從之。

按孔子世家凡  
再適陳非居陳  
八年也。

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濬公。索隱曰：按左傳

濬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濬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

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

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

父。時孔子在陳。索隱曰：按孔子以魯定公十四年

十三年孔子仍在陳，九經八年何其久也。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

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

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

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

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

陳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索隱曰：杞國名

也不名者，並史先失耳。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

故地理志云：雍丘縣故杞國。周武王封禹後為東

樓公，是也。蓋周封杞而居雍丘。至春秋時，杞已遷

東國，故左氏隱四年傳云：苦人伐杞，取牟婁牟婁

者，東邑也。傳十四年傳云：杞遷緣陵。地理志：北海

有管陵，淳于公之縣。臣瓚云：即春秋緣陵。淳于公

所都之邑。又周國名，杞後改國號曰州，而稱淳于

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

曹，是也。然杞後代又稱子者，以微小又僻居東夷

故襄二十九年經稱杞子來盟。傳曰：書曰：子賤之

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

唐順之曰：此與晉  
蔡世家叙兄弟十  
人同例。

樓公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

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

曰：謀一作謨。索隱曰：娶于史反。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

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

卒。子釐公立。釐公二十三年卒。子釐公立。釐公二十三年卒。



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索

隱曰：系本譙周並作惠公。又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經傳。故左氏莊二十五年云：杞成公娶魯女。有婚姻之好。至僖二十三年卒。始

赴而書。左傳云：成公也。未同盟。故不書。名是杞有成公。必當如譙周所說也。德公十八

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公立十

八年。桓公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旬立。索隱曰：孝

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

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遂不同也。平公十

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

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

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

年。湣公弟闕路弑湣公。代立。是為哀公。索隱曰：闕

殺兄湣公而立。謚哀。譙周云：謚懿也。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款立。徐

曰：款一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

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亾三十四

年。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

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

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有本紀言。

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

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臯陶之後。或封

英六。索隱曰：本或作蓼。六皆通。然蓼六皆咎繇之

楚人滅六。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云：蓼與六皆咎繇後。地理志云：六安故

陳杞世家

茅坤曰：次唐虞以來帝王世家本紀甚明悉可錄。董份曰：按太史公重唐虞之際有功德之臣。故歷著其後裔。或為王。或為顯諸侯。見有功德者之不泯也。



王維楨曰歷述此十人者明有功者必昌后也

余有丁曰按舜後田齊稱王禹後越勾踐亦稱王

王維楨曰田常得政于齊卒為陳氏建國則周太史陳懿仲二人者之所古信矣

後世恒曰言盛德之後必百世祀陳而陳氏為建國祀而越與以舜禹之德盛故也

王鑿曰其後越王勾踐興則禹之祀亦弗遂絕也

國阜陶後假姓為楚所滅又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曰英六皆阜陶後國名是有英蓼英六實未能詳或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

索隱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則為一人今言十人敘伯翳而又別言垂益則為二人也且按舜本紀敘十人無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墳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馴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文同則為一人必矣今未詳其所以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

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

索隱曰舜禹身為帝王其稷契及翳則後代皆為帝王也餘乃為顯諸侯滕薛

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索隱曰滕不知

本封蓋軒轅氏之子有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於滕故宋忠云今沛國公丘是滕國也薛奚仲之後任姓蓋夏殷所封故春秋有滕侯薛侯邾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邾國今魯國騶縣是也然三國微小春秋時亦預會盟蓋史缺無可敘列也又許文叔大岳之胤二邾曹姓之君並通好諸侯同盟大國不宜全沒其事亦可敘其本末補許邾世家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索隱曰系本江黃二國並贏姓又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

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

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

則祀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



索隱述贊曰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  
杞是繼媯滿受封東樓纂世闕路篡逆夏姬淫  
嬖二國哀微或淪或替前并後虜皆凶楚惠  
勾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蘇子古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何也蓋禮樂車  
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  
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  
嘗不問焉如杞遂  
至于夷無足言者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田中篤實 同校  
長谷川敬直

史記評林卷三十七

吳興凌稚陰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衛康叔世家第七

衛康叔名封

索隱曰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內

之康不知所在也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

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

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

索隱曰集和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

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

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

欲攻成周

索隱曰成周洛陽其時周公相成王營居洛邑伐管蔡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

成周於是周公東

茅坤曰篇中次宣公奪太子伋妻因聽子朔讒而殺之而子壽與子伋爭死處可悲又曰轉入懿公戴公文公處今入流涕太息矣



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

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索隱曰宋忠云今定昌也周公旦懼康

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

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

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

始為梓材正義曰若梓人為材君子觀為法則也梓匠人也示君子可法

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

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

周司寇賜衛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精笈旃旌大呂賈逵曰

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笈大赤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名鄭眾曰精笈旃名也以

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康伯名

也事周康王為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牟髡聲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康伯卒子考伯立考

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廙伯立史記音義曰音捷索隱曰系

本作廙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索隱曰

貞伯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

為侯索隱曰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此子康

伯即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方伯州

牧也故五代孫祖桓為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而削爵及頃侯

賂夷王而稱侯也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

年周厲王出犇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

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

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

余有丁曰按言方伯亦未確或伯仲之伯耳







石碣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泣于衛衛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碣使其宰孺羊肩泚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按新序云壽之母與朔謀欲殺殺而壽也使人與俱乘舟于

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不得殺又使役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彼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母不能止因戒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竊殺旌以先行盜見而殺之彼至見壽之淚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余有丁曰按父命固不可逆不有曰從治命不從亂命乎壽以身代兄其情足憐而殺之亦徒矣

石碣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

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索隱曰賈逵云濮陳地按濮水有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離狐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若據地理志陳畱封丘縣濮水受沛當言而迎相公弟晉於邢而立之賈逵曰邢陳畱水也

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于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勝之子因以為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

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正義曰左傳云衛宣公諸莘將殺之杜預云莘衛地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太子朔

衛世家

太子朔



茅坤曰事類甲生而子壽又過之矣可涕

許應元曰按左傳衛朔立四年出八年復入通年十二此言十三年既與左傳不同又與上文年數不合

論郁離子曰懿公好禽見觚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齊子諫曰牛之用不在耕不在觚觚其生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弗聽於是衛牛之觚者賈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觚即有馬生

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廄齊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又弗聽卒有榮澤之敗茅坤曰以太史公極分明處可嘆

楊循吉曰自宣公十八年至文公敘事極為詳密

按既叙立文公矣復以初字喚起復說所以不得立宣公太子後與壽之後而

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亦立懿公即位好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禎位余馬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淫樂奢

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

君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

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

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

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

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

衛築楚丘正義曰括地志云城武縣有楚丘亭立戴公弟燬為衛君

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答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辟疆辟疆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

後受之正義曰燬音毀

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

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



立其同母弟以  
及于文公之故  
此是關鍵處

黃震曰按衛君多  
亂文公處國家積  
亡之後獨能輕賦  
平罪身勞與百姓  
同苦幸以治稱一  
國以一人興信矣

按左傳云晉侯  
使醫術酖衛侯  
寤前皆醫使薄  
其酖下死公為  
之請納玉于王  
與晉侯王許之  
乃釋衛侯

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索隱曰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士卒也。罪字連下讀。蓋亦一家之義耳。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楚正義曰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咺況遠反。

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索隱曰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二歲如周末入與晉文公會晉奔楚遂適陳也。

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王鳩令薄得不死。索隱曰按私謂賂之也。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索隱曰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故僖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此言奔非也。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

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邠斲弒其君懿公。索隱曰邠斲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邠戎者蓋邠斲掌御戎車故號邠戎邠音丙斲亦作鄆三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遫立。正義曰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

晉文公已平水  
卷三十一  
衛世家  
六  
參天官載



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

年卒子獻公衎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官妾

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答之妾以幸惡曹於公

公亦答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

皆往日旰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

衣待命也而去射鴻於圃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不

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

索隱曰左傳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

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

靡樂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公欲師曹又怒公之嘗答

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

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獻

公犇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

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殤公秋

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

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犇晉復求入

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

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執

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

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

衛見蘧伯玉史鮒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

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

按此叙獻公信  
讒管致亡外  
十二年而入之  
故委曲詳密如  
畫

按此與吳世家  
異



按朝使殺夫人謂臨朝而使邀殺之

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瞶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瞶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邀太子之家臣。正義曰：

戲音義戲陽後悔不果。蒯瞶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正義曰：呼火故反。」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瞶，犇宋。

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郚僕。賈逵曰：郚，僕御也。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郚曰：「我將立若為後。」郚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郚自謂已無德，不足以立，以污辱社稷。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瞶，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服虔曰：衰絰，為若也。簡子送蒯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

郚實曰：郚有命于靈公，何為不立也？君夢于寢而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郚其敢從諸如其時且地，郚亦從之矣。是故郚之辭禮也，然則無愧季札矣。而不見稱于君子，何哉？札之賢非郚之所敢望也，雖然。



仲尼論衛政而先  
正名君子以為必  
元鄂也其何稱如  
之

光緒曰蘇頌演  
云孔子為政豈  
將廢輅而立郭  
耶其亦將教輅  
避位而納廟贖  
耳此說良是王  
陽明之說本此

大司馬言諸水  
卷三十一  
衛世家

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  
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  
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  
魯十二年初孔圍文子取太子蒯瞶之姊生悝孔  
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  
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  
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母所與杜預曰  
軒大夫  
車也三死久罪三○正義曰杜預云三罪紫衣袒  
裘帶劍也紫衣君服也執故偏袒不敬也衛侯求  
令名者與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紫衣狐  
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退數之罪而殺之與  
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  
之外圃服虔曰二人謂  
圃園昏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  
良夫太子蒙衣

為婦人之服以也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

再問之服虔曰家臣稱  
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婚  
姻家妾也遂

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  
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

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賈逵曰介被  
甲也與殺豚

欲以伯姬劫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  
於衛臺

上召衛羣臣樂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  
曰季

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  
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

距父行爵食炙服虔曰樂甯使召  
季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犇魯

服虔曰召護奉衛侯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  
大夫高柴孔子

弟子也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杜預曰且  
欲至門

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  
不得踐履其難鄭衆曰是

按伯姬即悝母

茅瓚曰曰閉門曰  
及門曰闔門曰將

曾丁巳平水  
卷三十一  
衛世家  
九  
參本官表



入曰姑至曰得入  
當日光景摹寫殆  
盡而子路之傷勇  
具見矣  
王維楨曰子羔過  
子路遠矣

按此段為家語  
所掩

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  
子路曰食焉不  
羔言不及以為季路欲死國也

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懼之祿欲救子羔遂出于路  
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  
服虔曰公孫敢

出無為復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  
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于路乃得入曰太子

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且曰  
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厲敵于路服虔曰二子蒯瞶之臣敵當也○正  
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

結纓而死正義曰纓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  
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瞶是為莊公

莊公蒯瞶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  
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

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  
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索隱曰左傳

楚丘是戎與潛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近  
故莊公登臺而望見戎州又七年云戎伐九伯于

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索隱曰左  
由晉趙氏納之立而背晉晉伐衛衛人出莊公立

公子般師晉師退莊公復入般師出奔初公登城  
見戎州已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為夫人髡又欲剪

股入已氏已氏殺之今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死  
齊代衛立公子起執般師明年衛石圃逐其君衛  
起起奔齊出公輒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畧也



人立公子班師為衛君。左傳曰：班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班

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子。衛君起元年衛

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曰：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

無曼字。起犇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

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

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曰：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

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

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于越，系本名虔。子

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

索隱曰：系本云：敬公生橈，公舟非也。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正義曰：屬，趙也。昭公六年，公子豐弑之。正義曰：代立是為懷

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

慎公父公子適。索隱曰：音的，系本適作虔，虔悼公也。適父敬公也。慎

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索隱曰：訓亦作馴，同休運反，系本作聖公。

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邀立。索隱曰：音速，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

已名邀不可成侯更名，則系本是也。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索隱曰：秦

本紀云：孝公元年鞅入秦，又按年表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為元年，字誤耳。十六

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

侯八年卒。子嗣君立。索隱曰：樂資據紀年，嗣君五

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

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

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婿，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

索隱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

按公孫鞅入衛特書以衛之亡在鞅也。

程一枝曰：衛世家前叙封康叔為君命頃侯為侯命武公為公後叙衛殷號曰侯嗣君更食號曰君即此五句而盛衰大槩盡矣。



黃震曰按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祀絕然則衛雖微其亡獨後于諸國且子孫保首領愈於戮辱者多矣

茅坤曰及申生無後天之報善如此

趙恒曰論意言禍起婦色與晉申生事同或父子相殺云云言皆因婦色以相殺滅而不知戒何哉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七

衛世家

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

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索隱曰魏都大河濮陽

立郡名也東郡也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

東郡也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二年卒君角九年秦

索隱曰年表與此不同徐註備矣

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

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

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

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索隱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東加其爵暨武能修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於石

醋皮冠射鴻乘軒使鸛宣縱淫嬖壘生及朔

蒯瞶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蘇子古史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于父子夫婦

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興禍固無足言者及子

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出入二

十餘年不以為耻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及壽

勇於義惜其不為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

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之

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

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

也正名乎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

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人

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

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

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

名正矣雖以拒蒯瞶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將

廢輒而立郢邪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瞶耶蒯

瞶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喪然于其入也春秋

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非世子

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于衛成其為世子

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

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卷一百一十七

衛世家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七終

田中篤實 同校  
本多政展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八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孔安國曰微畿

邵寶曰二女同降而或妻或妾皇英是也尊卑以年一母同出而或嫡或庶啓紂是也貴賤以分年以率常分以制變君子別嫌明微於是為至

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尚書亦以為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為妾及為妃而生紂故微子為紂同母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

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阮阮國懼禍至

徐廣曰阮音耆。索隱曰耆即黎也。鄒誕云本黎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以

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

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

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子

按重一阮字疑衍

按此即尚書微子而畧刪之



增袁黃曰有罪無維獲紂為逋逃主如楚無宇之關逃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之也

光緒曰按書云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躋若之何其與此文少異不忍斥言紂故曰我言紂發出顛狂

我家老成之人皆遁逃於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墜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

邵寶曰微子憂宗祀而知其必凶故自罪以存焉宗祀為重則身為輕夫不然豈其不能效而如是耶孔子稱殷三仁微子是先觀于斯知之矣王整曰箕子比干事俱附見微子世家正見其迹異而心同宜牽連書也

少師言言木

卷三十一

介不舎痛

也少師孤卿比干也言殷不我祖遂陳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列於上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

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士已下轉相師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效為非法度

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

涯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索隱曰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

浪反音息殷遂喪越至于今馬融曰越於也於曰太

師少師馬融曰重我其發出往鄭玄曰發出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

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在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吾家保于喪徐廣曰

是家保駟案馬融今女無故告也是微子求教誨

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曰其

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記曰何居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

國孔安國曰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正義

音災乃母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

之長不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用其教一云陋淫侵神祇駟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今

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

遂名也子爵也紂親戚也索隱曰司馬

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紂以為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紂

始為象箸索隱曰箸音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杯杯箸事相近周禮六樽有犧

會丁巳年本

宋世家

修不官載



按箕子操云嗟  
嗟紂為死道殺  
比干嗟重復嗟  
獨奈何漆身為  
癩被髮以伴狂  
今奈宗廟何天  
乎天哉欲負石  
自投河嗟復嗟  
奈社稷何  
李夢陽曰或云于  
于紂無法之義是  
矣志曰人臣三諫  
其君而弗聽則退  
而待放逐何死也  
李子曰忠君必君  
之悟也斯殺身從  
之矣有君而不有

身也傳曰見危授  
命當是時暇疏戚  
計哉

按升菴云左牽  
羊右把茅皆必  
無之事肉袒面  
縛出于左氏乃  
楚人以誑莊王  
受鄭伯之降借  
名于武王而誣  
微子也史曰微  
子抱祭器而入  
周既入周矣又  
豈待周師至而  
後面縛乎即抱  
器入周亦必无  
之事劉敞曰古  
者同姓雖危不  
去國微子紂庶  
兄也何入周之  
有論語云去之  
者去紂都也雖  
去不踰國斯仁  
矣  
按此即尚書洪  
範篇而差刪之

象箸壺泰山箸尊者箸地無足是也劉氏  
音直慮反則杯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箕子歎  
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  
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  
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  
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  
刃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  
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  
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  
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  
義不懼不懼樂道而不改其操也王子比干者  
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  
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

于。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

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

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遂行。時比干已死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

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索隱曰：肉袒者，袒而  
露肉也。面縛者，縛手

于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即背也。義稍迂。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

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

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

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

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知其

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  
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對曰：



金履祥曰此言洛書所為出之意蓋天必得其人然後界歸逆水之性所以五行皆汨亂其常此帝之所以不界歸而舜倫所以不明也禹惟不然故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為洪範九疇舜倫之所以叙也

光緒曰初一日五行至六極九等之綱五行二曰水以下九等之目  
夏僕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之

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鑄土之始稼穡亦然  
董鼎曰草木之實多酸雖甘者至乾壞亦酸

李杞曰曰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為之效類之必恭以至思之必肅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  
陳大猷曰八政以緩急為序養生莫急於食而貨次之養生矣當事死報本故次祀然皆貴安居故次司空不可逸居无教故次司徒教不從而刑之故次司寇內

在昔鯀墮鴻水汨陳其五行也孔安國曰墮塞汨亂

五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駟案

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鯀則

殛矣禹乃嗣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天乃錫禹

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

至于九禹遂因而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

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

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

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

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稼潤下作鹹孔安國

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

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

日賡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明作智聰作

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睿作聖孔安國曰於

之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

營城郭主空五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六曰司寇

馬融曰主七曰賓鄭玄曰掌諸八曰師鄭玄曰掌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星



治舉而外治與故  
次實諸侯而或  
不庭則不得已征  
之故以師終焉

按書傳皇解作  
君  
庶民於君之極  
與之保守

朱熹曰有猷有  
為至惟皇之極言  
民之有謀有才  
德者人君固當念  
之而不忘其或未  
能盡合而未底乎  
大戾者亦當受之  
而不拒也又或有  
能革面從君而以  
好德自名則雖未  
必出於中心之實  
人君亦當因其自  
名而與之善則是  
人者亦得以君為  
極而勉其實也

按書傳云穀善  
也有祿可仰然  
後可責其為善  
好于而家即謂  
富也  
按母好尚書作  
無好德用咎傳  
解用咎惡之人

辰日月之所會也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  
鄭玄曰星五星也

時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  
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歛是五福  
之道用布與眾民

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錫女  
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保極鄭玄曰又賜女  
以守中之道

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  
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

正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  
也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  
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受之不惟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安而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

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  
顏色以謙下人人曰

我所好者德也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  
女則與之爵祿

女與之福則是人此其  
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

明顯寵者不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王肅曰使進其行任  
之以政則國為之昌

又當以善道接之  
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

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  
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

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  
其動作為女用惡謂  
為天子結怨於民

平頗不正言當修  
母有作好遵王之道馬融曰好  
先王正義以治民

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孔安國  
曰言開

闕也鄭玄  
母黨母偏王道平平孔安國曰  
言辯治也

側王道正直也側傾側也  
會其有極鄭玄曰謂  
君也當會

會其有極

會其有極

會其有極



按書傳云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

按書傳云皇極之敷言即上文敷行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行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

按書傳云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以剛克之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以柔克之

陳經曰三德之用莫易於正直莫難於剛柔君道主剛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在君唯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元成也

濟尚書作霽

增屠隆曰凡七雨濟涕露克貞悔也下五雨齊涕露克也占二貞悔也行推尚書作忒過也所以推入事之過差也  
林之奇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然後可求之天故龜筮稽疑必在皇

地言只言言林

卷三十六

五

作不奇雅

聚有中之人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曰王以為為臣也

極之傳言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是夷是訓于帝

其順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凡厥庶民極之

傳言陳其言於上也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則順而

以近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王肅曰政教務中民

母而為天鄭玄曰中二曰剛克三

下所歸往三德一曰正直鄭玄曰平之人二曰剛克三

曰柔克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平康正直

孔安國曰世平鄭玄曰疆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

安用正直治之鄭玄曰內友柔克孔安國曰出和順以柔能治之沈漸

剛克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

隱曰尚書作沈潛此字馬融曰高明君高明柔克子亦以德懷也

作漸其義當依馬註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也玉

關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臣無有作福作威

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

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龜曰卜著曰筮考正疑事當乃命卜筮曰雨曰濟

日涕尚書作圍○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

相連之曰霧徐廣曰一日洩日被○索隱曰霧音

通而字變耳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

行貞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二衍

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

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

曾子已平木

宋世家

修來官載



極三德之後  
君卿民五者之中  
三從二逆從之理  
多吉之所在也然  
三從之中必龜筮  
之從乃可蓋龜筮  
無心既已皆從卿  
士庶民或別有私  
心未可知故龜筮  
從而卿士庶民逆  
亦吉者以我心與  
鬼神合也我與庶  
民雖逆而亦吉者  
以卿士與龜筮同  
也我與卿士逆而  
亦吉者以庶民與  
龜筮同也苟龜筮  
而筮不從必尚有  
未盡者故內事從  
可外事則否苟我  
與臣民皆從而龜  
筮皆違則是於理  
有未盡靜而不為  
則吉動為則凶矣  
此理最精微

陳雅言曰草木  
得氣之先庶草又  
為易瘁觀庶草之  
蕃則大者可知故  
庶微之效獨言庶  
草惟蕃  
朱熹曰一極備  
凶一極無凶多此  
于不得無些子不  
得

光緒曰按書傳  
云在天為五行  
在入為五事五  
事修則休徵應  
五事失則咎徵  
應以自然之理  
也然必曰某事  
得則某休徵應  
某事失則某咎  
徵應則亦膠固  
不通矣蓋天地  
有必然之理有  
或然之數周未  
無寒歲秦亡無  
燠年理之常也

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  
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稜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  
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立時人為卜筮。鄭  
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賁。立時人為卜筮。鄭  
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  
之名者以為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  
其多者著龜之道。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然後卜筮以決之。女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曰。大國  
於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孔安國曰。動不違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  
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  
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

則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  
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曰。陽曰。奧。  
曰。寒曰。風曰。時。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  
各以時所。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庶。孔安國  
者備至。各以次序。則一極備凶。一極凶。孔安國  
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曰。休徵。叙美行之  
亦凶。謂其不時。失叙之謂也。曰。治時。陽若。孔安  
驗。曰。肅時。雨若。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陽若。孔安  
君政治則。曰。知時。奧若。孔安國曰。君昭。曰。謀時。寒  
時。陽順之。曰。知時。奧若。哲。則時。燠順之。曰。謀時。寒  
若。孔安國曰。君能。曰。聖時。風若。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惡行之驗也。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  
之。曰。僭常。陽若。差。則常。陽順之。曰。舒常。奧若。安



堯有九年之旱  
湯有七年之旱  
數之變也然堯  
湯雖不能無水  
旱之變而卒能  
消水旱之災蓋  
或然之數終不  
能勝必然之理  
聖人所以能回  
造化也

陳師凱曰按前  
漢五行志元光中  
天星盡播上以開  
侯星者對曰星搖  
者民勞也又曰五  
星同色天下偃兵  
百姓安寧歌舞以  
行以觀之則以  
庶民省之於是以  
驗其安否之說信  
矣

朱熹曰五福以  
人所尤好者為先  
六極以人所尤惡  
者為先

金履祥曰書洪範  
篇曰惟十有三祀  
王訪于箕子愚按  
書十有三祀則知  
箕子之不臣于武  
王書訪于箕子則  
知武王之不臣箕  
子  
按欲哭二句太  
史公摹寫箕子  
心事

地言只言言本 卷三十八 七 仙及壽

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曰急常寒若。國曰  
索隱曰舒依字讀按下有曰急。曰急常寒若。國曰  
君行急則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  
常寒順之。曰霧常風若。聞則常風順之。王雋維

歲。馬融曰言王者所背。卿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  
職如歲兼四時也。卿士維月。各有所掌如月  
之有師尹維日。孔安國曰衆正官之吏分  
別。師尹維日。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歲月

時毋易。孔安國曰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  
穀成若臣無。各順常。百穀用成治用明。日時無易則百  
易則政治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孔安國曰賢臣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

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日月之行有冬有夏  
孔安國曰日月之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  
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  
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五福。一曰壽。二曰富。

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四曰攸好德。孔安國曰所好  
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六極。一曰凶  
短折。鄭玄曰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二曰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音楚悛反。六曰弱。鄭玄

儒不壯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曰朝鮮  
毅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音潮仙地因  
水為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  
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

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  
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索隱曰漸漸麥芒之  
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

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河東國蒙  
縣有箕子冢。武王

會丁巳平水 卷三十八 宋世家 八 參水官裁

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河東國蒙  
縣有箕子冢。武王

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河東國蒙  
縣有箕子冢。武王



按路史云以微子之賢若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類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之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則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為疑卒以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

考之世家云云而不載弗父何為何人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茲何為熙子則射祀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之乎何之後家語曰世為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為卿之理而鮒祀亦決無使得在位之理然則何必共之嫡子當嗣而讓也明矣

凌約言曰既詳叙宣公立弟顛末而又設為君子之言以結之此左氏法也

崩成王少周公且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

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

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

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

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其戴愛之

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而衍也鄭

卒子宋公稽立索隱曰譙周二云宋公稽卒子丁公

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

立煬公即位濬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

當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

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覲立呂忱

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

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二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

曾丁巳平水 卷三十一 宋世家 九 參來官載



之正此所以万世而無弊穆宣夷馮之事出于好惡之情此所以再傳而不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于趙普之再悞而于馮之居鄭愈于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于初心矣

董份曰殤字當是死而謚者今臣不宜稱恐誤即張敖傳稱高祖也

按說苑云魯人吊曰天降淫雨溪谷滿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吊宋臣應之曰寡人不佞齊戒不謹臣

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督公之孫督利孔父妻乃使人說且而觀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

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戰伐

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代宋入其郭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號師大敗宋民

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

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

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

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

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

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

往弔水賈逵曰問凶日也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

曾丁巳平水宋世家



封不修使入不  
時天加以殃又  
遺君憂拜命之  
辱君子聞之曰  
昔者夏桀殷紂  
不任其過其心  
也忽焉成湯文  
武知任其過其  
與也勃焉夫過  
而改之是猶不  
過也宋國其庶  
幾乎

何孟春曰左傳宋  
萬歸宋宋公斬之  
曰始吾敬子今子  
魯囚也吾不敬子  
矣萬病之遂殺宋  
公晉書孝武帝射  
酒色張貴人有寵  
年及三十帝戲之  
曰汝以年當廢矣  
吾已屬諸妹少矣  
貴人潛怒帝醉臥  
貴人遂令其婢蒙  
之以被暴崩嗚呼  
幸臣如萬女寵如

張而其君以二戲  
言取殺身之禍人  
情可待乎

按說苑曰宋桓  
公愛目夷也請  
使目夷立臣為  
之相公不許強  
以請公公許之  
將立目夷目夷  
逃之衛茲父從  
之三年桓公有  
疾使人召茲父  
若不來是使我  
以愛死也茲父  
乃反公復立之  
以為太子然後  
目夷歸也

胡安國曰頃石

史記

教潛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勝駟案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萬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

萬歸宋十一年秋潛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潛

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

言遂以局殺潛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

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

闔歾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

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

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

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潛公弟

禦說為相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

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

以革裹之歸宋左傳曰以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相

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相公始霸二

十二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

女弟為相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相公病太

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相公義太子意竟不

聽二十一年春相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

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相公會諸侯于葵丘

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

曰頃石于宋六鷗退蜚公羊傳曰視之則六鷗退飛索則鷗徐察之則退飛

隱曰按僖十六年左傳實星于宋五實星也六鷗

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與曰吉

宋世家







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曰：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踈耳。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正義曰：年表云：成公孫固殺成公。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正義曰：世本名固為馬，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正義曰：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之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緣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曰：春秋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咸，獲長狄緣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散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杵臼當亦謚武也。若將不然，豈下五代公子特為君。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

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曰：施貳是反，襄夫人背也。鮑不乃助之施於國，助公子鮑布施恩惠於國也。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曰：公子華元、鮑因請孫華督之。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

曾孫也。

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

曾孫也。

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

曾孫也。

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

曾孫也。

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

余有丁曰左傳載武公獲緣斯在春秋前魯世家語是此云昭公誤也索隱率合以昭亦謚武曲說不通

按左傳云昭公死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于華元為右師云此云因



大夫華元為右師文義不順

按左傳云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此云鄭命伐宋恐誤凌約言曰李牧日擊數牛享士華元使其御羊羹不及此兵之勝敗所以異也夫食者人之所輕也死者人之所重也華元不能舍其所輕而欲使御人忘其所重不亦難哉

按韓詩外傳云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粮使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宋使華

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備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爇之子反曰吾聞圍者之國箕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入之困則矜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子其勉之吾軍有七日之粮耳揮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怒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死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遂罷兵去

史記言評林卷三十八

傳不命

杵曰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栢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馬者裝飾其馬四百匹用牽車百乘遺鄭贖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鬣編身目如黃金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

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

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

何休曰析骨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

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

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

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

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

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自皇覽

曰華元冢在陳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

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

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

晉丁巳平水卷三十八宋世家十四



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索隱曰按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

王維楨曰宋景公有善言三天為滅者乎

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常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常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二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度曾孫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于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太史公據何為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徐廣曰禘音端禘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索隱曰左傳云各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索隱曰購音古候反

宋世家



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為十八年。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

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

兵，則璧兵謚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

前駟呼辟，蒙人以相侯名辟。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

而前駟呼辟，故為狂也。索隱曰：王邵按：年表云：剔成君也。○索隱曰：王邵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剔成四十一

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

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

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

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常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

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

宋。索隱曰：晉太康地。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

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

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

而死，殷有三仁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

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

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

斯君子之事矣。是以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

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國以不寧者

十世。索隱曰：公羊春秋有無譏焉。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

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堯湯高宗，殷

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

王韋曰：桀紂摠不道之君耳。既曰桀宋，又曰宋其復為紂所為，言之不一，而足所以甚之也。

王蓋曰：太史公作宋世家而首敘三仁，所以宗孔子故。替首亦明言之。黃震曰：按世家之首併敘三仁，明微子歸周之本心善矣。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不取，忘德復立與夷。為殤公，十年十一戰而宋始亂。是穆賢而殤不自甚明。史譏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之世。死寧國，豈皆讓使之然歟？當是時，人君溺私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弑兄而攘其國，子孫于戈相尋者，總總也。史



不之譏而譏宣公之謙何也。凌約言曰：言君子多求衷於泓之欺，乃傷中國闕禮義，故多而優之也。且以其能讓庶，凡目夷為詞也。黃震曰：按襄公初欲讓國，目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子也，而卒不用其言，蓋妄人耳。史多其禮讓，何歟。

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而君子或以為多。列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無臣以為，雖文王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索隱曰：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為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衰而述之，故云。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囚一去，不顧其身，頌美有容，書稱作賓，李傳家嗣，或叙彝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讓，實為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偃號禁宋，天之弃殷。蘇子古史曰：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歿，而公羊嘉之，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切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郈子于次，睢之社，雖築紂有不為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嗚呼！儒者不原本末，而勝輿薪之火，悲夫。

增李攀龍擬秦昭王使人於齊，潛王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問宋，所為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為祥，乃為禍。先是有雀生，麒麟於城之陬，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臺於宮中，鳴夷血縣之，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禮，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既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瘻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瘻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樞，爾居徒幾何。吾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頤，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汰於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為人所搏，不愛輦笑乎。乃移使去韓王，恐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



然矣何得更挈狗馬西走王豈猶以秦為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為趙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鬚髮髭頰大膺大胸冠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翺翹黃金師比綬不著綬綴以絲綖命曰仇王惟肖揜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惠文冠者始亦為從長至函谷關然無柰其以淮北之地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遇爾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為朱均者偃聞相入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鼙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鈎之味足以為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乃復為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為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為籛條至今不珍也日者趙氏襲衛爾既行求救於魏今其勿令加焉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頰權衡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為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拍東

冢出文公之鼎鼻推而輸偃偃不知也亡何惠盎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韋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縣鷓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為人也大王象僵於臺下偃曰粹之日尚佯僵邪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鱣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雀穀美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群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夷矣群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而樹之寡人象付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絕爾臏矣越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即前所為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構我皆其臣擣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為擣里疾血鴟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瘦鞅請以一矢踏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雷大宰戴驪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即身屬秦



鞅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主盟之可  
矣安用終日與挑梗備人鬪而曰我必勝之乎  
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睥其目瞞其腹者  
如爾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關弓嚮之  
二子趣走唐鞅既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  
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  
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  
朝涉者鏗其脛矣而偃者至使人止偃者曰是  
其脛肩有何為者哉置之讞臺之下使以鼻承  
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  
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  
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  
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温逃倪  
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八終

田中篤實同校  
關利器



